

文章编号: 1674 - 5566(2011)05 - 0790 - 06

## 我国先秦哲学中的“海洋”观念探索

李强华

(上海海洋大学 人文学院, 上海 201306)

**摘要:** 伴随我国内陆文明的不断演进, 海洋文明在我国也有一定发展。早期人们形成的海洋观念影响到中国先秦哲学体系的建构。先秦诸子通过以海譬道、以海譬人、以海譬政来阐释其哲学观点的不乏其例。以海譬道表现为海洋成为探索天道的平台, 进而成为抽象哲学之道的重要物象。以海譬人主要是通过海与陆的空间存在图景的不同来区分人的认知和境界的差异, 以及用海洋喻道德的培养。以海譬政是以水譬政的延伸, 表现出规范统治者谦下、仁爱的政治诉求, 彰显了先秦政治哲学的特色。先秦哲学中的海洋观体现了先秦海洋文化中呈现出的丰富内涵和多样化表现形式。中国先秦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以审美的方式去认知海洋, 这一点区别于西方文明源头中把海洋当成征服的对象, 彰显了人与海洋的和谐以及中国早期海洋文化的特色。

**关键词:** 先秦哲学; 海洋; 观念; 譬喻

**中图分类号:** B 22

**文献标志码:** A

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建构由于受到传统农业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深层影响, 使得我国古代哲学沦为了内陆文明的产物。伴随着内陆文明的不断演进, 海洋文明在我国也有一定发展, 在旧石器时代, 中国的沿海及岛屿就已经有人类居住, 至今尚存的大量贝丘遗址诉说着早期海洋文明的历史。在与海洋的亲密接触中形成的海洋观念直接影响到中国古代哲学体系的建构。在先秦哲学思想体系中, 儒、墨、道、法等各家各派在对海洋认知的基础上进一步将海洋与天道、人道、政道相类比, 通过以海譬道、以海譬人、以海譬政, 来阐发各自的哲学观点, 使得海洋涵纳了哲学本体论和方法论的意义。然而过去学界对早期海洋观对中国古代哲学影响的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 因此, 选择这一课题作为研究对象既推进了对我国古代海洋文化的深入研究, 又进一步拓展了对中国古代哲学研究的视角。

### 1 以海譬道

作为中国哲学最高概念的道, 是指人们把一

些较为合理的行事方式固定下来成为人们遵循的规则, 主观的行为方式凝固成了客观存在行为准则。道内在于宇宙的不同存在形态之中, 因此, 道的观念最早是从天道观念转化而来的。天道指的是天体的运行方式并扩大到一般自然界事物的联系和运动。相对于陆地而言, 海洋在先秦时期呈现出的博大与神秘契合了古人对天道的想像, 海洋在宇宙论中的定位以及海洋的无限性成为人们探索天道的重要平台并进而成为抽象哲学概念之道的重要物象, 先秦哲学中的以海譬道就说明了这一点。

#### 1.1 海洋在宇宙论中的定位

远古时期居住在沿海地区的先民们对于海洋给予人们的“渔盐之利”和“舟楫之便”只是一些感性的认识, 还未达到理性的认知高度。先秦以降, 随着生产力的发展, 中国古代哲人们关于宇宙生成论的探讨除了包括阴阳、五行、气论等元素的考量以外, 还把海洋与陆地的关系作为对宇宙观探索的要素。夏商时期人们面对辽阔无垠的海洋, 认为中国国土四周环海, 中国在世界

收稿日期: 2011-05-12 修回日期: 2011-06-06

基金项目: 上海高校选拔培养优秀青年教师科研专项基金项目(B-8101-08-0048)

作者简介: 李强华(1975—), 男, 副教授, 博士, 研究方向为海洋文化和海洋战略研究。E-mail: qqli@shou.edu.cn

的中心,“四海”说表明了先人萌生海洋支撑大地的思想。海洋的博大只有天才能与之相合,海水不仅载着地,也支撑着天,于是产生了海洋支撑整个宇宙的“浑天说”。“古言天者有三家,一曰盖天、二曰宣夜、三曰浑天”<sup>[1]</sup>。在我国古代的宇宙论中,“盖天说”和“浑天说”是两种具有代表性的理论。盖天说认为“天象盖笠,地法覆盘”,浑天说则认为“水(海洋)”不仅载着地同时也撑着天;盖天说出自内陆,浑天说源于海洋。晋代天文学家何承天在宣扬浑天说的宇宙结构模式时就明确指出这一点:“天形正圆,而水周其下。言四方者,东旸谷,日之所出,西至濛汜,日之所入。庄子又云:北溟之鱼,化而为鸟,将徙于南溟。斯亦古之遗记,四方皆水证也。四方皆水,谓之四海。凡五行相生,水生于金,是故百川发源,皆自山出,由高趣下,归注于海”<sup>[2]</sup>。浑天说就是把天地看成一个半浮在巨大面积的海洋之上的内部充满了水的球体。球体的一半在水面之上,为人所居,另一半浸在海水里,人类无法居住。

随着人们域外地理知识的不断积累,体验到“天外有天,海外有海”的哲理,于是到了战国时期,齐国邹衍提出了一种开放型的海洋地域观,即“大九州”说法,邹衍提出的天下分为“大九州”的地理学说,成为我国古代具有“海洋开放型地球观”的第一人。战国时期我国的航海水平已有所提高,人们对中国东部海域内的陆地或岛屿已经有所了解,加上齐地滨海的自然环境,海市蜃楼的奇妙景象和燕齐渔民商贾对异域风情的传闻和描述,这一切都激发了邹衍的灵感,开阔了他的思路,使他对自己生活的世界做出了大胆的推测,创立了“大九州”说。邹衍认为战国时期儒家所谓的“中国”并不是世界的全部,当时的全中国名叫赤县神州,赤县神州内另有九州,像赤县神州这么大的州全世界共有九个,每一州的周围都有大海环绕,这个州里的人民与其他州不能由陆路连接相通往来<sup>[3]</sup>。

总之,宇宙论主要是探讨宇宙的构成和发生的问题,先秦哲学家从海洋角度构建的宇宙论无疑丰富了中国古代宇宙论思想,是对传统宗教神学宇宙论的超越。

## 1.2 海洋在时空上的无限

先哲多是从时空结构的角度来解释宇宙结构的无限。而海洋在中国古代的宇宙论建构中

所以占据如此重要的地位,原因在于早期人们对海洋有了一定的科学认知,相对于内陆在时空上的有限性而言,海洋在时间和空间上是无限的。一方面,就海洋空间的无限性来说,先秦诸多经典中都有所描述。《列子·汤问》中也指出:“渤海之东,不知几亿万里,有大壑焉,实惟无底之谷,名曰归墟,八纮九野之水,天汉之流,莫不注之,而无增无减焉”<sup>[4]</sup>。《庄子·天地》篇也把海洋称作大壑,江河注入它不会满溢和不停地舀取它不会枯竭,这里通过海洋容量的无限显示海洋空间上的无限。海洋空间上的无限性是通过与陆地空间的对比而显现的,庄子在“望洋兴叹”的寓言中试图通过河神与海神的对话表明海洋空间上的辽阔。河神原来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等到了北海,看见了无边无限的海洋,才知道自己的渺小,觉得过去的自满自大真是“见笑于大方之家”,因此感叹不已。河神与海神的对话进一步衬现了海的浩瀚与人类及物质世界的有限。庄子通过河与海的小和大的比较、有限和无限的比较,以克服主观片面性。另一方面,海洋的无限性不仅表现在空间维度方面,在时间的维度也有所体现。正如庄子在描绘海洋的时间超越性时指出,天下之水,没有比海洋更广阔的了,万条江河流入大海,从未止息,但海水却不会溢出;尾闾排放它,但海水却从未流尽。春天秋天不使它发生改变,水灾旱灾对它没有影响。这里多次提到“时”和“春秋”等时间概念以表明海洋是无时无止的,海洋的存在超越了时间的维度。相对于广延无穷、绵延无止的宇宙洪流中具体事物的变化无常,运动、变化和生灭是物的基本存在形式,时间性构成了物的基本规定性。而道是超越时间维度的,只有海洋在时间上的无止才能真正契合于道。

## 1.3 海洋契合于道

海洋的无限性与超越时空而与“道无终始”有诸多的相似之处,所以先秦哲学中多以海洋譬道。《吕氏春秋》中是在探求大自然水循环的过程中将海与道联系在一起,“水泉东流,日夜不休,上不竭,下不满,小为大,重为轻,圜道也”<sup>[5]</sup>。云气冬夏不停地向西运行;水从泉中涌出日夜不息地向东流去,泉水永远不会干枯,海水永远不会漫溢;小河汇成大海,重重的水变成轻轻的云:这就是圜道。这里以海为喻阐述天道彰显了古

代天道观中可贵的科学因素,是中国人的科学的自然观的前导。如果说《吕氏春秋》更多的是以海譬形而下之天道的话,那么《庄子》呈现更多的是以海譬形而上之道,完成了以海譬天向以海譬道的转变。针对《庄子》的以海譬道,唐代成玄英在注释时指出,大海宏深,以譬至理。虽寄沧溟,实游心大道也。这里表明了庄子借用海洋来阐释道,游于海洋也即游心于大道。庄子借海洋在时空上的无限性来阐明其无形无象、无始无终之道,而且也与无形之道相契合,庄子将海洋的无始无终与对宇宙的追问相结合,表达了天道自然的思想。道作为绝对存在,超形脱相而不是感性的实在,道的无限性品格就体现在时空无限性之中。道无所依存,自本自根,它存在于天地剖判、时间出现之先,也存在于上下四方的空间之外。在宇宙万物中,唯有无限的海洋能够与道相比附,所以先哲以海譬道合乎了先秦哲学体系构建的内在逻辑。

## 2 以海譬人

先秦哲学中对天道的探索最终是为了回归到人道,对道的追问最终离不开对人的自身存在的审视。在对人道观的构建时,海洋意象所承担的媒介作用从以海譬道进一步转换为以海譬人。以海譬人主要是通过海、陆空间存在图景的差异来区别人认知和境界的不同。与此同时,海洋的形成也隐喻了君子道德提升是一个日积月累的渐进过程。

### 2.1 以海譬人的认知差异

人的认知广度和认知深度的差异根本上取决于存在图景的不同,有限的内陆和无限的海洋在空间上的差异决定了生存于其上的人在认知方面有着不同的视域,海洋在先秦哲学的认识论建构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庄子创造了大量的寓言故事来阐明生活在海洋和陆地上的动物由于生存空间的不同导致了彼此理解上的差异。《庄子·逍遥游》描绘生存海洋之上的鲲鹏的背大到几千里也,翼若垂天之云。极言鲲鹏之大是为了启幻想世界超越到一种开放的心灵状态以获得一种新的认知模式。海陆动物的大小及其生存空间的比较最终是要落脚到认识论上来,庄子借生活在陆地上的斥鷀和生活在海洋上的鲲鹏来比喻认识上的差异。对于抟扶摇羊角

而上九万里的鲲鹏,确引来了斥鷀的嘲笑。由于斥鷀和鲲鹏分别生存在不同的境域之中,决定了它们在认识论方面的差异,彼此难以理解。生活在辽阔海洋之上的鲲鹏的视域是生活在陆地上的斥鷀难以达到的。庄子还通过井蛙和海鳖的对话来进一步说明生存图景对认识的制约。由于井蛙与海鳖在生存空间上存在着巨大的差别,所以井蛙的视域是狭窄而又浅薄的,而相比之下,茫茫大海使得海鳖拥有了辽阔且深邃的视野,所以井蛙不可以语于海者,是由于受到空间的限制。通过对生长于海、陆之上的动物视域的差异比较隐喻了特定的环境制约了人在认知方面的广度和深度,要想实现从“小知”向“大知”的转变从而达到对道的把握,就必须不断的超越空间和时间的限制。

### 2.2 以海譬人的境界差异

认知的差异进一步决定了境界的高远之别。海洋的广阔性为境界提升提供了一定的空间依据。据《晏子春秋》载,历任灵、庄、景三朝卿相的晏婴因被猜忌,“辞不为臣”,“退而穷处,东耕海滨”,海洋成为人们渴求获得自由的理想家园。在《论语·公冶长》中,孔子表明了他的政治理想不能实现的情况下也想逍遥于江海,“子曰: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据《刘氏正义》载:“据志言,则浮海指东夷,即勃海也”<sup>[6]</sup>。《庄子》也曾描述了逍遥于天地间的海上神人之高远境界,“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淖约若处子;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sup>[7]</sup>。关于姑射之山,《山海经》早有提及,《山海经·海内北经》里认为姑射在海河洲中<sup>[8]</sup>。相对于《山海经》里把姑射之山描述为一个没树木只有水的荒山景象,《庄子》里的姑射之山则是居住着海上神人的仙境,海洋上神人无所待而游于无穷,在阴、阳、风、雨、晦、明等各种条件下不受限制的翱翔,合乎了道的自由境界。海上神人所以能够超越外在限定,根本原因是其生活在海洋之上。一方面,相对于陆地而言,海洋象征着更高的超越意义,为海上神人提供了超越的空间;另一方面,海洋契合于道,海上神人能够以顺乎自然,依道而行,达到逍遥的境界。相比之下,那些生活在陆地上的人们,由于受到了“有待”和“有己”的束缚,难以达到海上神人的逍遥之境,海与陆的时

空差异成为隐喻了人的境界高远的分界。

### 2.3 以海譬德性培养

海洋意象在先秦哲学中不仅在认识论的建构中有所体现,而且成为德性培养的象征。海洋的博大源自于江河的不断注入,先哲把这一景象和人的道德培养联系起来,以海洋来阐明德性的提升是一个渐进过程。正如《孟子·离娄下》所言,“源泉混混,不舍昼夜,盈科而后进,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尔。苟无本,七八月之间雨集,沟浍皆盈;其涸也;可立而待也。故声闻过情,君子耻之”<sup>[9]</sup>。有本源的水才会滚滚地往下流,昼夜不停的流向大海。有本之水是用来隐喻人如无本,靠侥幸得到虚名是不能长久的,这里的“本”指的就是道德培养。而道德的提升恰如河流汇聚大海一样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荀子在谈到道德培养的时候,多次以海洋为喻,“积土成山,风雨兴焉;积水成渊,蛟龙生焉;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故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不积小流,无以成江海。”“故积土而为山,积水而为海,旦暮积谓之岁。至高谓之天,至下谓之地,宇中六指谓之极;涂之人百姓,积善而全尽谓之圣人”<sup>[10]</sup>。荀子借海与江河的关系表明学习和道德的提升是一个不断积累的过程,作为儒家的荀子,成为圣人是其追求的终极价值目标,荀子认为要成为尧禹还需要修行养善。在荀子看来,道德是后天培养起来的,人们通过学习、思索、力行和修养的途径形成德性,造就人格,追求这一理想人格是一个锲而不舍的过程,需要坚定的意志力<sup>[11]</sup>。

## 3 以海譬政

关于水与海的关系,从大小来看,古代把水分为三种,大者为海洋,中者为河流,小者为溪谷;从源流来看,涓涓细流形成河流最终归入大海。细流、河流、海洋只是水的不同存在形态,海洋即有水的一般属性又有区别于河流等其它形态的独特特征。先秦诸子在构建其政治哲学的时候,多数是以水譬政的。基于水与海洋的区别和联系,以水譬政蕴涵着以海譬政,以海譬政是以水譬政的延伸,进一步丰富了以水譬政的内涵,彰显了先秦政治哲学的特色。

### 3.1 以水(海)譬统治者应当仁爱

最早以水论政的材料见于召公谏周厉王弥谤的言论,“防民之口,甚于防川。”荀子发挥了召公的政治观点,“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故君人者,欲安,则莫若平政爱民矣;欲荣,则莫若隆礼敬士矣;欲立功名,则莫若尚贤使能矣,是君人者之大节也。”“且丘闻之,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君以此思危,则危将焉而不至矣”<sup>[10]</sup>!荀子借舟和水的关系强调了人民的力量和作用,警示统治者应当平政爱民和隆礼敬士。《管子·牧民篇》中指出,“下令于流水之原(源)者,令顺民心也。使民于不居于不争之官者,使各为其所长也。明必死之路者,严刑罚也。开必得之门者,信庆赏也。不为不可成者,量民力也。不求不可得者,不强民其所恶也。不处不可久者,不偷取一世也。不行不可复者,不欺其民也”<sup>[12]</sup>。管子主张统治者颁布政令应当顺应民心,唯有顺应民心政令方能顺利推行下去,就如同水自源头流出后顺流而下最终回归大海一样。先秦以水譬政来阐明为政要依顺人心和广施仁义,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在汉代的经典《淮南子·泰族训》写道:“故百川并流,不注海者不为川谷;趋行激驰不归善者不为君子。故善言归乎可行,善行归乎仁义”<sup>[13]</sup>。为政者对百姓的仁爱之心恰如万川归海一样,是必然的选择,统治者的行为要在仁义的尺度下进行衡量。为政者如果背离仁义,就像以淮水灌溉高山,以火烧干井水那样违背常理,最终会受到惩罚。

以上以水譬政表明了对仁政和顺应民心的政治诉求,从大的方面是以舟和水以及水之源头与水之终点的关系为喻,虽然没有将水和海区别开来,但是这里的水理当内涵着作为大水的海,所以在这个层面上说以水譬政包括了以海譬政。

### 3.2 以海譬统治者应当谦下

如果说以水譬政更多借助于水的特殊属性来表现仁政诉求的话,那么以海譬政则更多是借助海洋特殊的地势来譬喻统治者应当树立谦下、宽容的政治理念。老子指出,“譬道之在天下,犹川谷之于江海。”“江海所以能为百谷王者,以其

善其下之,故能为百谷王,是以欲上民,必以言下之;欲先民,必以身后之。是以圣人处上而民不重,处前而民不害。是以天下乐推而不厌”<sup>[14]</sup>。江海之所以能够容纳百川,原因在于江海处于低洼之处,这里以江海喻道,以川谷喻天下万物。川谷之与江海,非江海召之,不召不求而自归者也。行道于天下者,不令而自均,不求而自得。江海来喻施政者当居下位,礼贤下士。海洋的形成固然由于其低洼的地理位置,但是更为重要的是无数条江河不断的注入,海洋从未“自溢”,由海洋的“满而不溢”,先哲进而抽象出天道的“满而不溢”。《管子·形势解》也提到天之道满而不溢,盛而不衰的现象。要求明主法象天道,贵而不骄,富而不奢,行理而不惰,故能长守富贵,久有天下而不失。《国语·越语下》也有天道盈而不溢,盛而不骄,劳而不矜其功的表述。天道的“满而不溢”表明现在政治哲学上就是要求统治者的注意节制,防止物极必反。先秦以后随着对海洋的进一步观察,发现也会出现海溢现象。但是人们还是把海溢与政治联系起来,认为海溢是不正常的自然现象,自然的灾害是上天对统治者的警示。海洋的形成不仅由于其较低的地理位置,而且还在于它的“不择细流”上,在政治上的隐喻表现出政治宽容的理念,正如韩非子所言,“太山不立好恶,故能成其高;江海不择小助,故能成其富。故大人寄形于天地而万物备,历心于山海而国家富。上无忿怒之毒,下无伏怨之患,上下交顺,以道为舍。故长利积,大功立,名成于前,德垂于后,治之至也”<sup>[15]</sup>。统治者唯有像海洋那样的谦下和宽容,广纳贤才,上下和顺,才能实现治之至的政治理想。

总之,先秦诸子以前,统治人们思想的是古代的宗教,神是人间政治秩序合法性的最后依据,所以这个时候通常都是以神喻人进而以神喻政。相比而言,先秦诸子以水(海)譬政的思维方式是一个历史的进步,表明人们已经认识到人类社会不再是神的创造物而是自然界的一部分,人类的价值根据从神转向为自然界。

#### 4 对先秦哲学中海洋观念的评价

中国传统哲学所理解的对象世界是一个有机性世界,它对客观世界的把握往往是直觉且意象式的。先秦自然科学的发展为哲学提供了关于自然界的的知识,在这个基础上,不同的哲学家会构造出不同的哲学体系<sup>[16]</sup>。先哲将长期在生产和生活实践过程中积累起来的海洋观念作为解悟天道、人道和政道的方法,以便寻找安身立命之地,表明了古人不仅仅把海洋看成一种自然现象,而是把海洋上升到一定的哲学高度并赋予了精神意蕴。中国先秦是在“天人合一”的宇宙观中以审美的方式去认知海洋,这一点区别于西方文明源头中把海洋当成征服的对象,彰显了人与海洋的和谐以及中国早期海洋文化的特色,这一切也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不仅有着丰富的海洋文化,而海洋文化的历史渊源流长<sup>[17]</sup>。

#### 参考文献:

- [1] 房玄龄.晋书·天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278.
- [2] 沈约.宋书·天文志[M].北京:中华书局,1974:677.
- [3] 司马迁.史记·孟子荀卿列传[M].北京:中华书局,1959:2344.
- [4] 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8:151.
- [5] 许维遹.吕氏春秋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2009:79.
- [6] 程树德.论语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0:299.
- [7] 王先谦.庄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87:5-6.
- [8] 袁珂.山海经校注[M].成都:巴蜀书社,1993:374.
- [9] 焦循.孟子正义[M].北京:中华书局,1987:563.
- [10] 王先谦.荀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88:869.
- [11] 李强华.基于制度运行机制为视角的荀子制度伦理思想探析[J].上海海洋大学学报,2010,19(5):712-715.
- [12] 黎翔凤.管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4:14.
- [13]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1411.
- [14] 高明.帛书老子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6:145-401.
- [15] 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210.
- [16] 李申.中国古代哲学和自然科学[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440.
- [17] 曲金良.中国海洋文化史长编[M].青岛:中国海洋大学出版社,2008:1.

## An examination on the ocean idea in pre-Qin philosophy

LI Qiang-hua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ghai Oce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1306,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continuous evolution of civilization in inland, ocean civilization also had certain development in China. The ancient ocean concepts affected Chinese pre-Qin philosophical system construction. In the pre-Qin period, the philosophers interpreted their philosophy through using ocean idea to metaphorize Tao, human, politics. They metaphorized heaven Tao and Tao from the ocean idea which became the very important platform. People used ocean idea to metaphorize human in order to distinguish the different cognition and realm. Ocean idea was also compared to moral cultivation as a parable. They used ocean idea to metaphorize politics in order to require the rulers to be benevolent and unassertive which displayed the political philosophy characteristics. The ocean idea in pre-Qin reflected rich connotation and diverse forms of pre-Qin ocean culture. However, the ocean became the conquered object in western civilization. Chinese in pre-Qin recognized the ocean in “nature and humanity” along with aesthetic way. It showed the harmony of man and ocean and embodied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ina’s early ocean culture.

**Key words:** pre-Qin philosophy; ocean; idea; metaphor

### 2012 年《水产科学》征订启事

《水产科学》杂志是由辽宁省水产学会主办的水产科技期刊,辽宁省一级期刊,1982 年创刊,国内外发行。中国标准连续出版物号:ISSN 1003 - 1111, CN 21 - 1110/S。是中文水产、渔业类核心期刊和全国农业系统优秀期刊之一。现已被美国《化学文摘》、《剑桥科学文摘》、《乌利希期刊指南》,俄罗斯《文摘杂志》,英国《动物学记录》、《食品科技文摘》、《农业与生物科学研究中心文摘》,波兰《哥白尼索引》,日本科学技术振兴机构文献数据库,中国科学引文(遴选)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综合评价数据库、《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中国期刊网和万方数字化期刊群、中文科技期刊数据库、中文科技期刊精品数据库、台湾华艺数据库和中国生物学数据库收录。杂志主要刊载渔业资源、海淡水捕捞、水产养殖与增殖、水生生物病害及防治、水产饲料与营养、水产品保鲜与加工综合利用及水产基础科学等方面研究的新进展、新技术、新方法等。设有研究与应用、综述与专论栏目。读者对象为水产科技工作者,大中专院校水产、生物、环保等专业师生,渔业行政、事业和企业单位有关管理和技术人员及广大知识渔民。

本刊为月刊,A4 开本,64 页,每月 25 日出版,定价 6.00 元/期,全年 72.00 元。邮发代号 8 - 164。订阅者请到邮政局订阅,也可直接汇款至编辑部订阅,还可通过银行信汇订阅。开户行:建行大连高新区支行,账号:21201501900059000315,户名: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请注明订阅《水产科学》。

地 址:大连市沙河口区黑石礁街 50 号辽宁省海洋水产科学研究院《水产科学》编辑部

邮政编码:116023

传 真:0411 - 84679512

E-mail:shchkbj@ yahoo. com. cn